樂經律呂通解

汪雙池先生樂經律呂通解序

上古功成作樂本神聖文武之化體天地陰陽之撰發而為律呂詩歌以通神人感庶類彰盛德昭古今猗歟休哉何其極也五帝三王而後古樂漸至放失逌宣聖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越數傳又復散佚紊亂雖今之樂由

古之樂也亞聖曾矯其失而正之厥後諸賢
復出而後先攷訂律理猶存至今日古樂云
亡聲音器數悉無可考矣誰復究明闡發俾
天下共奏和平有朱子鄉人汪子雙池者紹
朱子之學著作等身所撰樂經律吕通解尚
未刊行光緒辛巳夏余宰星江公餘披讀悟

會未能竊喜其羽翼先聖步武前賢謀諸邑
士大夫節修志經費亟付手民以廣流傳用
資稽考將見化民成俗不難比隆於先王矣
余為汪子幸且為讀是書者幸焉
昔
光緒九年歲次癸未夏同知銜知婺源縣事

端州後學吳鶚謹序於婺源縣署之息訟軒

汪先生著述書目 已刊者以刊行先後爲次

參讀禮志疑二卷 乾隆辛卯同縣薌溪王廷言顧亭太守刊版亡○此書著錄四庫

春秋集傳十六卷 乾隆壬子王顧亭太守用聚珍版排印

孝經章句一卷 嘉慶丙子先生同族起潢等刊版亡同治甲戌曲水書局用聚珍版排印

孝經或問一卷 同上

讀困知記二卷 嘉慶戊寅翰林院侍讀湖北學政嘉興沈公維鐈鼎甫先生刊版亡

讀近思錄一卷 同上版亡

儒先晤語二卷 同上版亡

四書詮義原十五卷析爲三十八卷 道光丙戌同縣洪村洪鈞梅坪中翰刊版存

雙池策畧四卷 道光己丑先生同族膺德刊版亡

雙池文集十卷 道光癸巳洪梅坪中翰刊○按洪氏刻文集其第七卷雜文之前原稿有記十篇遺未刻版

理學逢原十二卷 道光戊戌同縣龍騰俞鍠堯章員外刊版存

詩經詮義十五卷 道光壬寅同縣延村金鴻熙道傳詹簿刊版存

醫林纂要探源十卷 道光己酉同縣和源畢士修佩綸別駕刊版存

易經詮義十五卷 同治癸酉曲水書局用聚珍版排印○是年安徽書局校刊

易經如話六卷 排印同上

禮記章句十卷 排印同上

禮記或問四卷 排印同上

書經詮義十三卷 光緒丁丑闔邑請茶捐復設曲水書局校刊未竣光緒辛巳邑侯吳公鶚秋浦先生捐廉成之版存紫陽書院

樂經律呂通解五卷光緒癸未閩邑請吳邑侯節邑志款校刊版存紫陽書院

以上凡已刻二十種內七種版亡六種係排印

物詮八卷現已續刊

戊笈談兵十卷

詩韻析六卷現已續刊

六禮或問六卷即禮經輯畧或問

樂經或問

琴譜現附樂經刊行

讀問學錄一卷
讀讀書錄二卷
讀松陽抄存
讀陰符經一卷
讀參同契三卷
山海經存九卷今缺六七兩卷
六壬數論二卷今失
九宮陽宅二卷今失

以上凡未刻十八種

自敘

樂爲斯世所不急之務亦斯世所難窮之理棄當世所共爲者不務而孑然用其心於斯世所不急之務與斯世所難窮之理伊何拙也雖然肯此有爲其拙者矣蔡昜山其人自宋元明而下未一二數也更肯此有爲其拙者矣司馬遷其人自漢魏晉唐而下又未一二數也此其人之或是或非或純或駁未易具論要之其志皆不可謂不尙者先王敎人莫先禮樂

而遺經闕然。禮經之蕪。朱子嘗手定大畧。而黃勉齋承之。樂則僅留樂記一篇。律呂器數。都無可攷。蔡西山綜攬先儒所論識。而決擇其當。㠯成律呂新書。樂記言理。西山明律。理㠯律爲歸。律㠯理爲斷。是二書者。不可不合㠯參觀焉者也。然理寓於聲。而器寓於律。斯樂之理存焉。器數聲音。又不容㠯不攷也。因是合樂記及西山書。疏通其意。復上採周禮攷工。下及儒先注疏。以攷其器數聲容之畧。亦成續新書二篇

呂附於後。總名之曰樂經律呂通解。樂記之爲經舊矣。他所輯萃。亦本遺經。經名非僭也其曰通解通二書解之。亦附朱子勉齋之志。其音聲度數之實。則多訪之伶人樂工。而酌之遺經以及先儒之論。呂求一當。非敢縣爲臆撰。然不憚其卑且煩也則愈拙矣顧目謂樂本天地。制於聖人。先王所爲立之學等。廣之天下。粵以化民成俗。而今迺下遺於伶人賤工之事學士語其理則難之。稽其數則煩之。執其器則羞之

遇其人則賤之苟有譚其事者則相與迂之拙之是
惡乎可今
天子留心制作方且與起禮樂以比隆先王學士預爲
究心以待
朝廷採擇或有戚哉不則獲以其拙附於朱蔡其人之
後亦寻快也又不然則圖徑之不審金石之不殀通
典之不讀受賄之不知易鐘之不辨而或以淺見寡
聞遷就杜撰册廼上貢

朝廷盛心而猶爲韋孟荀何和胡阮李范馬劉楊喇冷

諸賢所笑

乾隆癸亥季穐月望婺源汪烜自敘

闔邑後學 同校

梓行

古樂經亡矣樂記一篇劉向所校馬融因附之小戴禮中。烜於禮記已爲之章句。玆又特表出之以爲樂經。非僭經也。其言理博大淵微。是廣博易良之教在是也。朱子表學庸以刿之四子。以明先聖之傳。則玆表樂記以備先王之經。其亦或可以無嫌者。

昔朱子皇皇於禮經。至寢疾病不忘。而於樂則未遑及。然未始不殷殷在念也。其徒蔡𥴩山纂述律

呂新書。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幾與孔子之說卦同功。故朱子獨有深契焉。欲知樂者。捨是書則末由。而樂記之言理。亦空譚耳。後世猶有逞私智㠯背擊扃山者。茲特表而屬之樂記之後。明理無二致也。則㠯是爲樂經之傳焉可也

朱子云。季通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然則均節奏。被管弦。固扃山志也。不攻之器。不審其音。則樂之用不顯。茲用爲之續編㠯

附於後庶義理度數皆有可憑矣。

雙池汪紱再識　烜又名紱　小字重生

樂經律呂通解目次

卷之五

續律呂新書下

定餙飾節

樂章　定和　樂章譜　琴譜　笙

譜　作樂　大成樂譜　樂教

廣用

樂經律呂通解卷之一

婺源汪烜輯

樂記

孔氏曰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取十一篇合為一篇曰樂本曰樂禮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象曰樂情曰魏文侯曰賓牟賈曰樂化曰師乙餘十二篇其名猶存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草廬吳氏曰禮經惟儀禮僅存而樂經則亡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可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耳漢初制氏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至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則又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所取十一篇合為一篇者蓋亦删取要略非全文也其餘十二篇及獻王之樂經則唐孔氏作疏時其書已亡絕矣愚按鄭本十一篇目次既與今本不合而史記樂書次序又與

鄭本亦不同。吳草廬更定次序。實未見其必然。竊謂樂記一書。前後文雖不屬。而脈絡通貫。正是一篇文字。至若樂本樂論等篇名。大抵漢儒所題章目。如孝經開宗名義等章名之類耳。未必其本然也。今祇依孔疏本次序。而分爲二十一章如左。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比必二反。而樂之樂音洛。○音統聲樂言也。心者。人之神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心不自動。必有物以感之而後動。聲即心之所發。應應所感之物也。變。如下文所云也。方。猶曲也。長言而有序。曲折而抑揚也。音以人聲言。比。合也。八音。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樂之猶言和之干戚武舞羽旄文舞也音由心生心以物動物感而聲應物之感無方而聲之應亦以生變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於是和以八音舞以干羽此一節言樂之所由生由人心之有所感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噍音焦殺石介反樂音洛嘽昌展反○噍枯竭之意殺先商而後徵也嘽開大也緩紓徐

也粗暴厲猛也廉稜角也聲變而成方然後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是樂生於音也音由人心之感物而動是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心之感於物者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殊而聲之變以成方者亦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異蓋人之心至虛至靈統性情以爲體用方其寂然不動也未發之中不偏不倚則哀樂喜怒敬愛之理具備而實無哀樂喜怒敬愛之可言所謂性也及其感而遂通也則隨所感而聲應之所感有失得順逆尊親之異則所發亦隨爲哀樂喜怒敬愛之情是六者之情則感於物而後動者也此節承上文而言情之所感不同而聲隨以變也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道其之道音導行去聲○性情之德人所同然物之所感者雜投而心之動無以自主則欲動情勝而性情之正以失故所所以感之者不可不慎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道其志使一出於正也和其聲使不感於邪也禮樂者教民之主而政刑者爲治之輔要皆慎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使無失其性情之正而已故曰其極一也

右第一章此章言樂之本由人心之感於物而先王制禮作樂則以慎所感而同民心也

自此以下六章皆反復申明此章之意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

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心感於物而動爲情。情見乎辭爲聲。聲成文而爲音。故上之所感不同。而民俗歌謠之音以異。世之治。以政之和也。世之亂。以政之乖也。國幾於亡。則民之困於虐政者。又不止於乖也。政卽禮樂政刑是也。安以樂者。和政之所感也。怨以怒者。乖政之所感也。哀以思者。困窮之所發也。聲音之道。與政通者如此。苟出身加民者或失其道。則禮樂政刑無不乖戾。感非所感矣。故聖人審音以在治忽。以啓自省之端。而愼其感。民之本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病矣。徵陟里反。怗音岾。懘昌制反。○宮屬土。而爲五

聲之主。商角徵羽皆由宮聲而定。故象君。商屬金。主義而近君。故象臣。角屬木。主生而難和。故象民。徵屬火。主禮。所以治事。羽屬水。主智。所以別物也。亂。失其序也。怗懘。不和也。和聲之法。十二律皆可起宮。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每宮各用五律。至角而止。其有徵羽之律長於宮商者。則取半律用之。故宮必最濁。商角徵羽以漸而清。五聲之序不相亂也。然宮商角徵羽各有君臣民事物之象。聲音之道。通乎政治。則要必君臣民事物之間各得其道。而後宮商角徵羽之聲亦從律而不姦。有雖欲强之而不可得者。此聽音之所以能在治忽也。五者。指君臣民事物言。五者不亂。政之和也。無怗懘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

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荒陂憂哀危。音之怗懘也。驕壞、怨勤、匱。政之乖亂也。君臣民事物之道皆亂則宮商角徵羽之音亦迭相陵。蓋此宮而犯於他宮。此律而姦於彼律也。慢。盜濫也。政治之得失由於君。五聲之和慢由於宮。若正。則臣民事物皆得其理而無不正矣。宮正則商角徵羽皆得其序而無不和矣。君失其道。則臣民事物皆隨以乖。而五聲失序。此其感召之微。有存於不見不聞之表者。故作樂本於君身。而聽樂審音以在治忽。亦所以自檢其身。而非徒求之樂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必二反○慢。迭相陵也。桑間。桑林之中。濮上。濮水之上。皆衛地。衛風有桑中篇。史

記衛靈公適晉。舍濮水上。夜聞琴聲。使師涓聽而書之。及至晉。命師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也。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中。故聞此聲必於濮上。政散、故民流。政散、則民誣上。民流則行私而不可止。此以證上節之說也。

右第二章政者、上之所以感也。音生於人心下之所以應也。此章言上之所以感民者有得有失、而民之應者有和有慢。故審音可以知政、而感民者不可以不愼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

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倫類也。倫理、謂事物之理。即上章君臣民事物之治亂是也。音生於人心。故眾庶皆能知音。樂則協之六律。諧於五聲。而通乎倫理。故非察於倫理者不足以知樂也。能審樂之和否而通之政。則能自考其得失而脩政矣。故治道備也。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足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應氏曰、幾、察也。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至也。愚按、禮樂非有二事。物得其序則得其和。失其序則失其和。苟不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一身之間。且有失其倫理者。而何足以與於樂哉。故知樂而通於政者。必其能幾於禮而體之身者也。知樂則樂得矣。幾於禮則禮得矣。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也。

此所以出身加民而為禮樂教化之原也篇中至此始以禮樂合言蓋施於用若有兩途而體之身則無二致也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越戶括反倡和好惡皆去聲

○極音致味謂求其音味之美以遂其口耳之奉也清廟周頌篇名疏通也越瑟底孔也練絲而朱之則

聲平。疏越。則聲緩。一倡三歎。一人唱而三人和也。遺者有餘不盡之意。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故樂不欲致音而主於淡和。蓋養心莫善於寡欲。寡口腹耳目之欲。乃所以養心治躬而為成德之本也。禮樂皆然。記者舉二端以見例耳。人道之所以失其正者。好惡之欲累之也。先王之制禮樂。亦惟本其所自治者而推之以治人耳。禮以節之。樂以和之。則好惡平而人道正矣。

右第三章 此章承上章言樂通於政。而惟君子能知之。故君子不敢違禮縱欲以立政之本。而後制禮樂以教民皆首章慎所感而同民心之意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劉氏曰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謂性。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為情也。愚按。不曰情而曰欲者。情乘氣而動

則中節者恆少。不中節者恆多。記因下文而立言。故直曰欲。然欲亦未便是不善邊。但其易流者耳。欲合於正。則欲亦無害。但既合於正。則亦不見其爲欲矣此曰性之欲。則未離乎本善之體。而善惡未有定嚮焉者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皆去聲。○朱子曰、上知字體也下知字用也。劉氏曰、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矣。愚按、知、卽天之性也。物至而知遂知之感於物而動也。好惡形焉。則所謂性之欲也。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

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好惡皆去聲。知者之知音智。好惡發於外。而節好惡者在內。知本在內。而誘知者自外。强弱以力言。衆寡以人言。知愚勇怯以氣質言。劉氏曰。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媸。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為主。人心危而物來誘之。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况以無節之好惡。而接無窮之物誘。心為形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氣剛者决。力强者奪。此所以為大亂之道也。愚按此節言人心不能無所感。而無以平其好惡。則其害至於如此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

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衰七雷反安樂之樂音洛冠去聲別必列反食音嗣○劉氏曰先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爲之衰麻哭泣之數以飾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之鐘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有別故爲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際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恩接禮節於外所以直其中也樂和其中。所以善其發也政則率民以行此禮樂刑則防民之不率此禮樂者而已。以四者達於天下而盡善不悖則王者治民之道備矣此

節言先王制禮樂所以平好惡而反人道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好惡皆去聲○同者人之性情也異者人之分藝也性情之同萬物一體分藝之異自卑尊人流者和而無節離者嚴而不泰此非禮樂之失人率其氣習之偏以失之也樂以合情禮以飾貌所以救流離之失也禮必有義禮飾貌文也而義則當其實樂必有文樂合情內也而文則有其節故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而不失之離樂之文同則上下和

睦而不失之流。貴賤等。禮之庸也。上下和。禮之享也。
有禮樂以平其好惡。故好賢惡不肖。而賢不肖別。由
是禁暴舉賢。則政無不和。命討以天叅仁者、樂之本
萬物一體。義者禮之體。定分秩然也。以樂合情而和
上下。即仁以愛之。以禮飾貌而等貴賤。即義以正之
也。曰仁曰義。則本於君身之盡性言之。而非徒禮樂
之虛文矣。禮樂同原而並行。故相資以為
用。此節言禮樂之效。好惡平而人道正也。樂由中出
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
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
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

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易音異長上聲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字之上今從之○和順由於心故樂由中出威儀動於外故禮自外作樂由中出和而節故靜禮自外作嚴而泰故交易平易簡不煩也中和祇肅性所自具而非難也子臣弟友事在家庭而非煩也順其性之自然人人所同故易循乎理之當然因物付物故簡若徒縱情以忘反則人惡其險矣虛文而無實則人厭其煩矣豈禮樂之道哉同天下之情而無少私曲易之至矣人皆遂其本然之情而何怨之有定天下之分而適當其則簡之至矣人各安其當然之分而何爭之有禮樂之至而天下無怨不爭是揖讓而治天下也試用也天子不怒無所庸其怒也暴民息諸侯服兵刑措民和而君無爲無怨之實也四海之內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共戴天子不爭之實也必如此而

後為樂達禮行。人君當觀民以自考也。此節言好惡平人道正之至。禮樂之極功也。然曰易曰簡。則亦適還夫人人性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天下之民矣

右第四章

此章承上章教民平好惡反人道而言。以申首章之意。章首三節即首章次節之意也。先王制禮樂以下。即首章末節之意也。至末節而言禮樂之治。極其至矣。下三章則又推禮樂之本。本於天地。而歸制作之能於聖人也。○吳本以篇首至此章王道備矣。止統為樂本篇。分樂者為同以下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止為樂論篇。愚按樂者為同二節。即禮樂政刑四達不悖之意。其言好惡著。刑政均。民治行。樂達禮行。則分明見好惡平。人道正。且與首章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語正相應。其在

此章之末無疑若下二章語意雖與此章末二節相承然此章王道備矣如此則民治行矣如此則樂達矣如此則禮行矣其語氣一類自是層層結上下二章又各成片段不害其別成一章讀者深味焉當自得之毋徒求合於正義分篇之說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竝名與功偕承上章大樂必易大禮必簡而言易之至則與天地同和率其自然而無所強

也。簡之至。則與天地同節。節其常然而無所爲也。率其自然。故百物無不遂其生。循其常然。故天地亦各安其位。祀天祭地。猶言郊焉而天神假也。在聖人之制作則爲禮樂。在造化之功用則爲鬼神。其實一理而已。經曲之事殊而敬同。聲律之文異而愛同。禮樂之大。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故能使四海之內無不一於愛敬。此大禮大樂之化成也。敬愛之情同。故明王因之而不能變。而禮樂之文異。事殊。則明王不無損益於其間。惟其與時通變而不失其情之同。故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湯武之時。則有征誅之事。而凡文質三統無不與時。通變以使民宜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其所立之功而名之也。○朱子日。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

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還音旋。○綴舞者之行位相聯綴也。兆舞位之營兆也。文深於器。情深於文。器者有司之事耳。文雖與時損益。而一王定制。有迹可循。故有賢者能因文以察情。若情則雖明王所相沿。而時中之道。有非深得乎易簡之理以有之於身者。不能因時制宜以爲天下之法守而無弊也。故惟聖者能之。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易簡之意。而言其成功之所合。因言明王制作。情則相沿而無可變。而文之損益則因乎時。亦以成功言也。文者道之散殊。故賢者能述之。情則

道之一本。惟聖人能知之惟聖人知禮樂之
情故能與時損益使民宜之而制作之成功
乃合于
天地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
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承前章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而言同
者一本之體訢合無間天地之氣氤氳化醇也異者萬
殊之分秩然有序天地之各正性命也訢合無間百
物之所以並育並行秩然有序羣物之所以不害不
悖此天地之本然也法天地之和樂之所由作也效
天地之序禮之所由制也天知始而地成物故以樂
屬天以禮屬地由天作者法其運動之機以地制者

守其一定之理然禮有定制而莫非出於自然若過於制則反亂而失序矣樂主振作而要適合夫當然若過於作則反暴而不和矣此人事之宜然也天地之道循環無端而對待有體動而不流靜而不滯故明於天地之道然後能興禮樂而無過作過制之失也劉氏曰前言同和同節言成功之所合此言天地之和天地之序言效法之所本蓋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焉法陰陽以爲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夫陰陽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夫音扶○論者言之有物也倫者行之有恆也無患不自失也

情實也。欣喜情之樞於中。歡愛情之暢於外。官主也。中者、內之直。正者、外之方。中正、則無邪矣。莊敬、所以持已恭順、所以接人也。此亦以禮樂本然之理言。言行動而交於人。論倫無患、和也。而樂之實存然矣。以欣喜歡愛爲主。則動而振作矣。然論倫無患。則作而不暴也。敬義靜而脩於已。中正無邪、序也。而禮之實存然矣。以莊敬恭順爲制。則靜而有檢矣。然中正無邪。則制而不亂也。蓋樂以論倫無患爲實。而人則主於欣喜歡愛以出之。禮以中正無邪爲實。而人則要於莊敬恭順以守之。及夫播於聲音、用之祭祀。則禮樂之事興焉、亦不過即此情實官制以爲教。而推之以與民共由焉已耳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辨音遍亨音烹

夫音扶。○王者乘時赴功。而即其所成之功以著之於樂。因世定治。而即其所定之治以制之爲禮。功治定於一時。而禮樂則將以垂之永久者也。功大而治遍。故樂備而禮具。言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亦效天之百物皆化。羣物皆別也。然所謂具備者。非干戚而舞孰亨而祀之謂也。蓋制作因乎時世。其迹不相沿襲而序和之理。情質官制。則無或殊。過作而暴。則樂極憂生。過制而亂。則粗迹之偏。惟厚於樂而無憂。禮制備而不偏。爲有以和上下而等貴賤。則禮具樂備之謂矣。非明於天地之道者。孰能與此。以治功言則曰王者。以德業言則曰大聖。內聖外王。其實一也。

右第六章此章承前章同異之意而言效法之所本因言帝王制作不相沿襲而要於敦樂無憂禮備不偏亦以效法言也聖王制作與民共由而制作之盡善惟聖人擅之蓋以身有其德故於天地之序和有默契焉是以能效法乎天地而與禮樂也○吳本分此章末節合之下章爲樂禮篇今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二句正與樂由天作禮以地制二句相應樂極則憂禮粗則偏二句正與過制過作則亂則暴二句相應無憂不偏者惟大聖正與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相應語意結上而非起下其屬之此章之末無疑若截去此節屬之下章則則此所與民同也句以收本篇樂論語氣亦歉足矣下章雖亦與此章相承然天高地下節冒下別和兩節至末節又作總收自成片段讀者其細玩

之。當自見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之丈反。○高下定位。而萬物秩然。天地之序也。於穆不已。而生意油然。天地之和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仁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義也。仁非有樂之文。而油然者樂之氣象。義非有禮之迹。而秩然者禮之體段。故曰近之。聖人因天地之仁而作樂以宣之。因天地之義而制禮以範之。是效法

之所本也敦加厚也人物得天地之和而樂以加厚之所以循流行之化而順天德之生也人物得性命之宜而禮以別異之所以守斂藏之殀而順地道之成也樂以應天禮以配地故樂明而物遂其情禮備而物安其分則天地亦以官焉此成功之所合也禮未嘗不本於天樂未嘗不本於地然樂從天而禮從地者資始本天德之倡而利貞則地以代終也聖人效法天地以作樂制禮而禮樂之成則能使天地官天地能示人以道而不能使人之盡道故脩道之教必有藉乎聖人聖人之制作明備則天地氣化亦若就聖人之範圍而無復遺憾此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與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

禮者天地之別也。尊卑、卑高、動靜、方物，以天地之序言。君臣、貴賤、小大、性命，以禮制之合言也。天尊地卑。天地自然之君臣。卑高雜陳。兩間自然之貴賤。陽動陰靜。各有其常。陰陽自然之定分。小謂陰。大謂陽也。方、猶術也。方之同者。則以類聚。物之異者。則以羣分。庶物各正之性命。凡此在天者則如日月星辰各垂其象。在地者則如山澤高下各呈其形。皆莫非自然之序之所燦著。聖人之制禮不過法此而已。是禮者天地之別也。應氏曰、此卽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齊音躋。○齊、升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天繞地而左旋。是

亦其相蕩也。鼓之、動其機也。奮之、作其氣也。百化、百物之氣化也。凡此皆莫非自然之化之所合同。聖人之作樂。亦不過效此而已。是樂者天地之和也。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化以和言。男女以別言。天地之化不時。則萬物不生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人而男女無辨。則亂作。奏此理之自然。故曰天地之情也。天地之化不時。則不和而序亦以失。人倫之辨失。則無序而化亦以乖。天地之和。禮樂天人一致而已。此總結上兩節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

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音扶○此乃以聖人之制作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樂之極乎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蟠乎地也陰陽以對待言鬼神以屈伸言樂率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也測深入之遠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言禮樂之太無不屈而小無不入也知大始者天之道而樂以宜其和作成物者地之道而禮以定其序宜其和則羣生以無不遂定其序則性命以無不正是大始以樂而著而成物以禮爲居也羣遂其生則氣化通而不息各正性命則定分安而不動夫不息者天也而樂則顯其不息之運是樂亦天而已不動者地也而禮則顯其不動之理是禮亦地而已同和同節蓋不足以言之也然樂主乎動而未始不藏於靜禮主乎靜而未始不顯於動樂之用未嘗無節而禮之本未始不和蓋陰陽無始循環無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陰陽

本無二氣。禮樂亦非二道。故曰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猶易大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禮樂之至。與天地一。故聖人著其教以示天下也。蔡氏曰禮樂祇是一理。禮之和即樂。樂之節即禮。善觀者知陰陽之所以二。又知陰陽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用矣。

右第七章 此章言天地之序和。即本然之禮樂。而聖人之制作。一天地之序和。故效法天地者。還而贊助天地。所以總結上二章之意也。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舞行之行音杭，其行之行下孟反。○舜作琴以歌南風，以己之德發之於樂也。南風之詩見孔子家語。夔，舜臣名。始制樂以賞諸侯，謂舜命之，使廣其德教於天下。然以樂賞諸侯自夔始耳，非謂夔之制樂，事以賞諸侯故也。爲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言惟有德者乃以樂賞之。德盛則其教必尊，而年必順成。教尊穀孰，又盛德之徵也。蓋諸侯不得自作樂，則用樂必待天子之賜，而天子之賜諸侯樂也，又必稱其功德之所象。故行綴之長短，視其治民之勞逸，所以勵諸侯使興起於德也。古者爵必稱德，如三德有家，六德有邦，而樂舞亦稱之，若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之類。然唐虞之制詳不可考矣。樂以移風易俗，然又必其有德而後以樂稱之者，周子所謂政善民安，人必和，而後作樂之意，蓋非有德

無以用樂而非樂教又無以成其德業教化之盛虞書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則樂教之道也然虞書以樂教胄子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得與於樂教而諸侯之必待賜樂者蓋祭祀燕饗得以用樂則必待有德而後賜之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大章堯樂咸池或云黃帝樂或云堯樂未詳孰是韶舜樂夏禹樂殷湯樂濩也周樂武也章之云者釋樂之名義言章其大德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備謂德施普也繼繼堯致治大事功之大盡猶備也言事功之盛無不至也以德之隆言則孔子以韶為盡善以樂之備言則殷周為至意各有所主也此即前章所謂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者歷舉六代之樂而釋之所以證觀舞知德之說也

右第八章言觀舞知德蓋又本之君身言之

以起下六章之意吳本以此下爲樂施篇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寒暑不時則人感不正之氣而生疾教不時則人感邪慝之化而興慝風雨不節則旱乾水溢而歲饑事不節則莫知適從而萬事叢脞蓋道無定體隨時而在帝王之禮樂所不同者時而已耳天地之道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先王制作事與時竝名與功偕所以因時敷教而事爲之節是法天地之道而施之以治民也教無不時事無不節則盡善而民之事行亦徧爲爾德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

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夫音扶。○孔氏曰。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喻多也。愚按禮以防禍。持舉飲酒之禮以例其餘。見因時節事之一端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食音嗣。○綴。止也。承上文而言。象德。謂行象德。綴淫。謂備生禍。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音洛。○大事。謂凶喪。哀樂之事。皆節之以禮。此先王之以綴淫也。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

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以樂之樂音洛。應氏本漢志。俗字下增一易字。音以豉反。今當從之。○聖人之所以樂。自樂其天而已。然樂而有節。而其道則人心所同。故可以善民心也。本自樂者以感人。故感人深。有以善民心。故移風易俗易。聖人本自樂者以教民。乃所謂象德也。禮先而樂後者。無以綴其淫。不能使之象德。此施教之序。亦惟其時也。

右第九章承上章言先王制作。因時施教。而事爲之節。皆所以綴淫而使民象德也。○史記樂書於皆以禮終之下接樂也者施也。至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止。然後復接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蓋因樂也者三字而錯簡耳。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夫音扶樂音洛。血氣心知之性。以知覺運動言。應感起物而動。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也。術猶撰也。心之所撰。節哀樂喜怒是也。形發見也。感之以正。而道心生。感之以欲。而人心動。乃所謂無常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當作急。噍音焦。殺色介反。○以下六條。皆言音之感人。而人心應之如此。志微急促而微細也。急微噍殺。音之哀思者。以哀思之音感人。則民亦感之而思憂矣。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嘽昌展反。易音異。樂音樂。○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辭而畧於節奏也。此音之和樂者。以和樂之音感人。則民亦感之而康樂矣。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音憤。猛起、起之暴也。奮末、終之厲也。廣賁、中間之憤激也。此音之暴怒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而剛毅矣。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勁正、堅强而端正也。此音之肅敬者。以此感民。則民亦感而肅敬矣。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肉而救反。好去聲。肉、璧之地。好、璧之孔。音之圓滿而溫潤似之。此音之慈祥豈弟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慈愛矣。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辟音僻。狄他歷反。狄、逖同。遠也。成、一終也。流辟、邪散、淫液而繁節。故其成甚長。滌濫如水之滌物。蕩漾而濫無分際也。此音之淫泆者。故以此感人。則民亦感之而淫亂也。音感於外。而民之心術應於中。此上章所謂感人深也。是故先王本之情

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道去聲○應感起物而動。情也。其未動之體。則性也。稽。察也。度數。如律呂長短之度。上下損益之數也。禮者。上下尊卑之體。而義則禮之實。因時之宜也。情性者。樂之大本。而情失其節。則失其中和之氣。以流蕩忘反矣。律呂之長短。其損益。即生氣自然之節。交而人不得以私意增損於其間者。其在人。則天人之交。天命之性也。先王稽之度數。則合乎生氣之和。而情之本有由立矣。禮義著於事物。皆天理當然之所在。而人所不可須臾離者。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先王制之禮義。則循乎五常之行。而性之用有其節矣。陰陽以天氣言。剛柔以地

氣言。人得天地之氣而生。則人之氣。卽天地之氣。所謂生氣也。陽過則散。陰過則鬱。剛過則怒。柔過則懾。其在樂。則音之所以乖。而在人。則情之所以流。惟稽之度數以爲之則。使之律呂相維。而陰陽無偏勝之患。旋相爲宮。而剛柔有相濟之用。此所謂合生氣之和也。和暢之氣交於中。則不偏不倚。是以發於外者皆五聲成文而安其位。八音克諧而不相奪。而禮義之制亦寓乎其中矣。中者樂之未發也。而和氣已寓於度數。外者聲之所著也。而禮義卽寓於聲詩。此先王作樂之道之所本。而用之以感人者也。然後

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奏音族 省悉井反 稱去聲 比必二反

行下孟反長之丈反反見賢遍反觀官換反○立之學所以爲教也立之等所以節事也廣播省察也節奏歌舞之節文采聲容之著也夫本生氣之和以發爲聲容既有以養人之中矣而凡播之聲容歌舞者又必省其節文以使皆衷乎禮義是以使學者涵濡於斯則有以閑其非僻之干而成其性情之德是所謂以繩德厚也此以言立之之學也律齊之以法比聯之以序大小之稱稱事物之大小而以樂象之終始之序序事物之始終而以樂比之行之於身謂之行措之邦家謂之事夫道五常之行以和其性情既有以中物之節矣而凡事物之小大終始又爲之律之比之以使皆合乎度數是以本所樂者而發之則歌有以象其功舞有以象其德是所謂以象事行也此以言立之等也繩德厚而人倫之理存象事行而人倫之事著觀示法也樂觀猶言樂教樂觀其深矣蓋古有是言而記者引之

右第十章 承上章感人深而言。民心無常。惟其所感。而聲音之感人。則尤其速者。故先王作樂。必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以繩德厚而象事行。則樂之教人亦以深也作樂之實。此章爲詳。惜制度之實。今已茫無可考。周子曰。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又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妖聲豔辭之化亦然。今按此章之言。蓋與周子之言相表裏。然則學者試由此而繹之。古樂之所以爲古樂也。可想見矣。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

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樂而之樂音洛易以

致反感如字○敝力竭也煩擾也湎沈沒之意廣則

容姦狄則思欲謂淫樂之遂成則中容姦律之音而

促節則動人以貪欲之念也樂主乎盈盈而不反則

放故條暢之氣過則平和之德滅周子曰後世禮法

不脩政苛刑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

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

君棄父輕生敗倫而不可禁者亦此節之意也

將言樂之移風易俗故先言此以起下文之意凡姦

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

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倡和分皆

去聲○姦聲即上文所云者逆氣拂乎生氣之和者成象被之管弦動以干羽也正聲如下文所云者聲以發於人者言氣以律呂之動於自然者言聲倡而氣和之成象即聲氣之著樂即所成之象聲氣各以類應而萬物之理亦各以類相感故風俗亦視乎樂之所感而移易而君子必當以正聲順氣爲之倡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比必二反行下孟反辟音僻○倡和之應各歸其分故君子欲以樂移易天下者必先自反而自脩焉情易流而不反情流則志以乖反情所以和其志也此敬以直內也比依類善也比類以成其行義以方外

也。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比類成行之事。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反情和志之事。順正謂正聲順氣也。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足以興和樂而爲移風易俗之本矣。眞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畱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則是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氣正聲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還音旋倡和皆去聲○身心內外皆由順正則德成於已然後發以聲容則皆正聲順氣而無不莊不安犯節忘反之失矣奮發也至德即其所得於已者至德發於聲容則聲容皆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即陰陽剛柔之氣生氣氣之和也動四氣之和所謂正聲感而順氣應者也萬物之理即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五常之行也若萬物之理則順氣成象矣清明以氣象言廣大以體段言終始以次序言周還以節奏言象天地者四時風雨此皆順氣所成之象然非作意而爲之者也五色以配五聲宮黃商白角青徵赤羽黑雜以成文謂清濁高下各得其序論語所謂繳如者也八風以配八音西方閶闔風其音金西北不周風其音石

北方廣莫風其音革東北條風其音匏東方庶明風其音竹東南清明風其音木南方景風其音絲西南涼風其音土合作同聲皆比於律而無彼此不諧之失則所謂純如者也不曰五聲入音而曰五色入風者蓋以兼舞之容綴言之百度凡樂器之制度舞者之綴兆皆是也得數而有常合乎律呂之長短大小輕重而無參差不齊之失各守其常而不易也此三者和樂之經也小大相成八音有大小五聲有高下而彼此相濟前後相輔無失大失小之瘖也終始相生纍纍如貫珠無絕續之病此所謂繹如者也此倡彼和或清或濁各有條理而合以成章所謂迭相為經此四句和樂之倫也樂無不和如此可以繩德厚而象事行矣故立之學等以教天下則萬物之理無不清明使人耳之所接者皆正聲而姦聲無自以壅其聰目之所交者皆正色而亂色無自以蔽其明身之所動者皆順氣而血氣和平是以風移俗易而天

下皆甯也。本其所自得於身者以教人此和樂之成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也以下樂字皆音洛○此反本言之。樂也者聖人之所以樂也。以道制欲則有和平之樂。而無姦慝之惑矣。小人反是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鄉去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故君子必反情和志以成已。而後廣樂成教以及人。反情和志。文此類成行之本。不言比類成行。舉內以該外也。方義也。樂行而民鄉方。則風移俗易。矣是可以驗君子之德也。此兩節總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一章 此章承前章移風易俗而言。聲氣之感各以類應。故君子自愼

其身以立禮樂之本。然後本其所自得者以著之樂。則和樂之行。天下被之感移俗易矣。然此章之言。實與上章相表裏。上章言制作之詳。此章言自脩之本。有自脩之本。而後可語制行之詳。則非分二事也。顧凡樂皆感人深。而移風易俗必期於德。是以各有所主言之。篇內第二章已見樂本於德之意。而脩德之實則此章爲始詳。讀者宜深玩焉。○吳以上章及此章首節爲樂言章。而劉自凡姦聲感人以下及下四章爲樂象法章。今按此章語意甚明。結搆甚密。且與敎時節事章章旨意正相應。何必附會正義也。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爲僞

性莫非德然性無可見而德則誠中形外故德爲性之端而樂又以章德是樂者德之華也詩歌舞三者皆樂之事而志聲容三者皆本於心心之所之曰志而詩以言之然後歌以永其聲舞以動其容樂器則和聲而飾之已耳德性寓於心而心之所感爲情感之所應爲氣情即德之見端氣即樂之所以成象者也志聲容皆情之發而詩歌舞皆文之著故其情深者則其文明矣詩歌舞皆氣之應而樂器從之則象之成故其氣盛者則其化神矣化神謂感人之遠也惟和順之德積於中者厚故情深而氣盛故樂之發於外而英華者亦文明而化神誠中

形外。而豈可以僞爲之也哉。

右第十二章 言樂必本於德而不可爲僞所以申前章象德之意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兩樂其之樂皆音洛奏音族拔蒲末

反見音現好去聲○心之靜也寂然而已無樂之可
言也及動而發於聲則樂已有其象矣因其聲而飾
之斯樂作焉是樂者心之動也君子因其心之所動
而樂其德音之發於是治其飾以樂之故象之所蓋
莫非其本之所形即前章本之性情之意也凡作樂
之始先擊鼓以警人而戒其逸志蓋亦以動其本也
而舞者之始必三舉步以擬其所鄉審慎之意也然
後再擊鼓以始之而著其進及將反綴之時則八音
合作以飭治其歸位亂樂之卒章蓋古者必合樂而
後終歌舞皆然也舉樂舞而言皆樂象治飾之事也
拔過疾也聲容之奮也疾速而本以德性則不拔若
始以警戒再以見方著往飾歸其不拔者可見矣性
情之動也幽微而發以聲容則不隱樂其象治其飾
皆性情之所表見也本其心之所動而樂之是獨樂
其志耳樂之則不厭其道矣然心之動也形見於樂
是樂已備舉其道也著於樂而為眾所觀法則不私

其欲矣。動其心而發於象。情之見也。德亦著焉。而義立矣。治其飾而著其教。樂之終也。化以神焉。而德尊矣。故君子聽之。則益以感於善。而小人聽之。亦足以改其過。樂之於人不誠大哉。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亦古語。而記者引之也。

右第十三章 言德之形見於樂而足以感人。亦以申前章象德之意。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樂其之樂音洛。○報猶反也。樂由中達外。陽之施也。禮制外養中。陰之報也。樂其所自生。樂其所得以生者。順而達之也。反其所自始。防其後起之私。以全其本始。逆而溯之也。施。故內之德無不章。報。故人之情無不報。此言禮樂之用。所謂大輅

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青黑緣。蓋龔龜之甲。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情之感通為樂。情著於樂。則不可變。理之節文為禮。理制為禮。則不可易。情則相通。其心同也。故樂統同。物各有理。其分殊也。故禮辨異。以統同者養心。則情有所循而不乖。以辨異者應物。則情有所節而不流。是禮樂之說管乎人情也。此言禮樂之體。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

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去起呂反。偩音負。〇窮盡也。〇知猶主也。情實。經常也。偩猶體也。凝聚也。成也。精道粗器。領統也。本者人心寂然不動之本體。而變者感應之情。誠者人生所得於天之實理。而偽者後起之私。樂由情作而統同。所以盡其心。而理為萬變之主。禮以理制而辨異。所以著其理而去偽妄之私。是窮本知變為樂之實。而著誠去偽為禮之經也。偩天地之情。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也。達神明之德。樂率神從天。禮居鬼從地也。降興上下之神以祭祀。言道非器無所寓。器非道無所主。而禮樂以凝之。使不相離也。父子君臣情勝則流。分勝則離。而禮樂以節之。使無所偏也。此合禮樂之體用言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

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音欣煦吁句反嫗於句反區音鉤觡音格覆扶又反鬻音育殰音瀆殈呼臭反○訢和悅意煦以氣煖之也嫗以形煖之也觡角之無䚡者昭明蘇生也胎敗曰殰卵敗曰殈言禮樂之體用如此故大人以德居位而制禮作樂則天地之道於是昭明焉又言天地之氣絪縕化臨而萬物資始資生則動植飛走無不各正性命樂之為道亦若是焉耳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者大人即天道以制禮樂是以舉禮樂而天地為昭此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也。

右第十四章前四章言聖人作樂之事。體用備矣。此又言報施之用。迭爲屈伸。而統同辨異。各有定體。要之樂以由體達用。禮以閑邪存誠。則合之一理而已。禮樂體物而無不在。皆天理之本然。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爲昭。合時節事之功於是爲至。蓋又合而言之。所以終象德綴淫之意也。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行下孟反○揚鉞也宗祝宗廟之官商祝祝即周禮喪祝也禮樂凝精粗之體道器本無二端而人之自得有淺深之殊斯所成有德藝之異致禮樂以治身心則有以成其德行茍習於器數聲容之末而遺其形上之理則不過一藝一事之成而已德藝以得於已言行事以施之用言也先王尚德先行而不遺藝事故以之治已則身脩以之用人則器使以之治天下則風移俗易矣

右第十五章前數章言禮樂之化成天下以道言也然道不離器記者又恐人之得粗遺

精。而謂器數聲容遂足以盡禮樂之道也故

此章又以道器分別言之。自此以下四章。又

皆所以申明此章之意。上章及此章。史記俁次於皆以禮終之下樂者聖人之所樂也之上。而吳本則以此數章爲皆樂象法章。今按上章合言禮樂而終以樂爲之道歸焉耳。其爲總上六章收束無疑。此章分言德藝行事。則上數章初無此意。而此下四章。則皆示人以學禮樂之事。然則此章另提。所以起下四章。又無疑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魏、國名。文侯、魏君。名斯。古樂淡以和。故無以悅耳。新聲妖以豔。故聽之忘倦。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音扶。相去聲○旅、整齊也。和正以廣、聲容之和平端正廣大也。拊、縫韋爲鼓。中實以糠。兩手拍之。以節歌者。堂上弦歌。以拊節之。堂下笙奏。以鼓節之。會守拊鼓、言齊一而有節也。文、文木鐸。武、金鐸。夾持以節舞者。舞之始作。以木鐸進之。及其終而反綴。則以金鐸還之。相、即拊也。於樂之終。以相治之。使亂而不陵節也。雅亦樂器。狀如漆筩而弇口。長五尺二寸。以羊韋輓之。舂地作聲。於舞之疾。以雅節之。使疾

而不失度也。古樂之和而有節如此。故樂終可以言論樂之倫理。可以因古樂而言古人之德業。以之治已則身脩。以之治人則平均。天下。是古樂之宣也。發猶感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音扶。儒音儒。獶力刀反。○俯戲狎之狀。姦律之聲。滌濫而遂成。言聲之流而無節也。優俳也。侏儒短人。獶猿屬。俳優跳舞之狀似之。無男女尊卑之辨。言容之狎慢無禮也。此導欲增悲而已。何倫理之可語。而況於道古乎。是今樂之感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好去聲。夫音扶。○樂以理言。好樂則成而上。可以語。可以道古。而自脩以

之。好音。則成而下者。知音而不知樂。故所好在音也。古樂以章德。而音淡以和。其悅必在德。新樂無德之可言。而音妖以豔。其悅耳在音。故所好在音。則必不好古樂而好今樂也。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立。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夫音扶。疢丑刃反。○四時當不失其序也。昌盛也。祥如亳有祥之祥。謂災異也。大當言氣化均平也。民有養而後興教。以因民固有之德而品節之。紀所以附綱而分目。而綱則法制之大凡也。禮

達分定。政和而後興樂。則聲音皆德之所發。故謂之德音。德音之謂樂。則新樂不可謂樂可知矣。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先樂而後禮。百化生成之序也。禮定而後樂興。制作之事。盡人達天之道也。詩云莫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

莫音麥。長之丈反。王去聲。祉音恥。施音異。○詩大雅皇矣之篇。子夏引以證德音之說也。俾當依詩作比。朱子曰。莫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慶賞刑威也。順。慈和偏服也。比。上下相親也。言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憾。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

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好去聲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匹亦反喬音驕○溺者沒而不反之意對德音而言也自此而溢於彼曰濫淫旁溢而無節也安此而志其他曰燕趨數狂暴不常也煩者志亂而中無主也敖辟矜肆而務外也喬者外夸而中無實也詩以言志志之所適而音應之淫溺煩喬志之失其正也好濫燕女趨數敖辟音之入於邪也曰祭祀弗用則非所當好可見矣今按詩無宋風此所云宋音或亦師延靡靡之遺與鄭音獨言淫志者朱子曰鄭詩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舉重而言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

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夫音扶。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祭祀弗用而引此。蓋音之敬和。必本於志。志敬且和。則無淫溺煩喬之失矣。所以端文侯之本也。敬和則鬼神且聽之。而況他事何所不行哉。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好惡易皆去聲。此乃微言溺音之不可好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而好惡可不謹哉。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孔、甚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

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空楬巨入反酳音孕長之丈反○鞉搖鼓。椌柷。楬敔也。六者皆質樸之音。故子夏以爲德音之音。亦以爲文侯之所好而言之也。狄翟同。酳尸既卒食。而又酌酒獻尸。所以演安其氣也。以敬和格祖。則是聽矣。以敬和牖民。則孔易本敬和以發之聲容。然後爲德音之音。所以治神人矣。和上下而教後世也。自鄭音以下至此皆所以抑文侯之好。而進之以古樂之正也。但此節上下疑猶有闕文。不可考矣。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鏗弘大聲。立者心之感而有其象也。號號令。橫者充實嚴諮之意。令嚴氣壯。立武之道也。此以下。又卽聽音言之以廣文侯之志意也。石聲磬磬以立辨

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磬磬二字上聲。○磬堅確聲辨之真則守之確而不變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謹飭也。收斂之意。人心有所惻。則其志常肅然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敕六反○濫泛廣之意。劉氏曰。廣及於衆。衆必歸之。故立會聚衆。而君子聽竹聲。則以思容民畜衆之臣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讙音歡將去聲○讙諠囂也。前言武臣。概言之也。此言將帥之臣。專以主將言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

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鏘倉庚反○總結上五節。夫君子之於樂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非徒聽其音也。主於聽音。則已淺矣。然君子之聽音。且必有以合之。而非徒取其悅耳。今文侯好音。其亦有所合之乎。然使聽音而有合於心。則亦可以無好濫溺音之失矣。子夏言此所以深抑文侯而引之於正也。○文侯之問。與齊宣王之好樂同。然孟子之答宣王。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子夏之答文侯則深言古樂今樂之不同。何也。曰宣王自懈其好之不正。故孟子曲而引之。巽與之言也。文侯問古樂新樂之不同。故子夏分別言之。法語之言也。然能推其所樂以與民同。則必能自克而幾於德音矣。能謹其好惡以一於敬和。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矣。其致一也。要以樂言之。則此章之論為正云。

右第十六章

此章論古樂新樂之異。而好音不可以言樂。鏗鏘不可以言音。

蓋上章上下先後之意也。○此章及下章。史記皆誤次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之下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坐才臥反夫音扶○賓牟姓賈名。武大武之樂也。凡舞皆先鼓以警戒而武獨備戒已久賈言武王伐紂恐未得衆心故備戒之久而後伐。商今舞之備戒已久正所以象此也。夫武王即位十三年而後伐商詩曰遵養時晦則武王之待久而後動可見所謂病不得衆者非真人心有未服也但武王兢兢之心則雖恐人心天命之未必在我苟受稍有悛心則天命人心之去商者未必不可復輓而武王亦終守臣節矣惟受罔有悛心以至人心暱就於周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焉然後乃行征誅之事則其樂之備戒已久也宜哉此賈之對爲有得於

大武之意矣。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此及下四節。皆孔子問而賈答也。咏歎歌聲之長。而淫液又咏歎之長也。賈言武王恐諸侯之後至者。不逮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發揚蹈厲手發揚而足蹈厲也。凡武舞宜發揚蹈厲而武則發揚蹈厲之已蚤。賈言伐紂之時不可失故已蚤者。象及時而舉事也。泰誓亦曰。時哉不可失。蓋發揚蹈厲。當在再成滅商時。再成而遂揚厲。所謂已蚤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坐跪也。致右右膝至地。憲左左足軒仰也。賈言武舞不當坐。其坐非武樂之本然也。坐致右軒左。蓋在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時。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

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唯上聲。○淫即上文所謂淫液。商謂商聲。屬金主殺之聲也。蓋當時歌武詩者。咏歎淫液多及商聲。賈言有司失傳。非武音之本然也。荒如宮亂則荒之荒。凡歌必五聲皆備。商聲非可獨無。此之聲淫及商。則是歌之餘韻多流入於商。故賈言苟非有司失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志。而君道荒矣。唯應解。萇弘周大夫。孔子嘗從而訪樂焉。是也。然其說也。既唯之又是之。蓋深與之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

世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夫音扶上遲字去聲女音汝遲待也備戒既已久矣及出而立於初綴又久待而不進是待之遲而又久也總持也山立不動貌立於初綴時持干而不動即所謂遲之者也所以象武王之從容而不迫也詩云惟師尙父時惟鷹揚掠彼武王肆伐大商蓋伐商之志決於太公故發揚蹈厲之已蚤者太公之志也亂樂之將終也周召之治以文止武其治成於周召也總干二句正答遲久之問發揚四句因買前所對有未盡是者故并言之以止其失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夫音扶成樂

之一終也北出面北而出立於初綴也再成進第二綴以象滅商也發揚蹈厲正在此時三成至北綴反而南面四成復至第二綴以象疆理南國五成而舞者分列左右以象周召分陝而治坐致右憲左正在此時六成復於初綴象天下之歸周而崇天子也武王為天子非在疆理南國之後復綴亦非象歸鎬蓋至是而功成治定天下翕然惟一人之聲靈是畏耳

○樂之成數各有不同若周禮於韶言九變雲門言六變成池言八變皆其成數之異也大武六成其樂章見周頌者春秋傳以武為大武之首竟賚為大武之三竟桓為大武之六章餘篇則無可考詩記則以酌般二篇為皆大武之樂是凡得五章竊以五詩及此章之言協之則周頌武篇該武功終始言之是始而北出時所歌也酌篇始言遵養時晦繼以純熙大介則是承久立於綴之後而繼以發揚蹈厲於再成滅商協矣是酌蓋大武之次章也賚篇言大封功臣

此章下文言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云云論語亦云周有大賚是賚即三成而南時所歌也般篇有嶞山喬嶽允由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之語與南國是疆之意頗協疑般即大武之四章也五成之詩獨無可考桓言綏萬邦屢豐年正功成治定之語其復綏以崇天子猶可想見參有志於古樂者或亦可以心會與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夾振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也駟與四同四伐以戚揚四夾擊伐蓋自初綴進二綴以象伐商也或曰四伐四方擊伐如滅國五十之事故曰盛威於中國也亦通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分去聲○分部分也分夾而進振鐸者夾舞者之部分而進也事蚤濟言功之速成所謂會朝清明者此申言再成滅商時事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申言始而北出時事待諸侯之集而後勦正所謂武王之事者

此所以遲之遲而又久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女音汝○上文皆因武樂而考武王之事此下又即武王之事以證大武之樂也反商依武成則下闕一政字依舊說反當作及謂至於商都也其曰未及下下車而封下車而封云者先後之辭非必即車上封之也薊今順天薊州祝在今山東萊蕪地武王初封紂子武庚於殷後武庚畔誅成王乃封微子於宋此云投殷之後於宋以約略言之耳行商

容而復其位使人行訪商容而復其官也庶人弛政寬紂之虐政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華去聲衅許靳反將去聲建上聲櫜皆高名之曰建櫜句當在將帥之士之上○衅以血塗之也建鍵閉也櫜韜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

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左射右射之射，食亦反。說音脫。朝音潮。左、左學。右、右學。貍首、詩今逸。騶虞、召南篇名。歌此二詩以節射也。軍射尚貫革至此而易以禮射。則不尚貫革矣。周禮、天子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與此不合。蓋此乃武王初年事而周禮則後此周公所定。不盡同也。祀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皆躬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敬謂敬於祭祀。

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音嗣。更當作叟。弟去聲。○周承播棄黎老之後。而特重養老之禮也。說詳文王世子篇。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夫音扶。○

由武王之事以觀則周之文治達於四國而禮隆樂備矣是可見武王非務武也惟是諸侯暱就周室以不得已而爲征誅之舉及夫會朝清明之後則汲汲於偃武脩文而不復用兵矣征誅非武王之得已則其遲之遲而又久也不亦宜哉自牧野以下皆申明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二句以正答遲久之問也

右第十七章 引孔子之論武樂正所謂可以語可以道古者亦前章上下先後之意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丹崖陳氏曰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此句一章之旨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易音異樂則則

樂之樂音洛。致推致也。實卽之而窮其理。非徒習聲容揖遜之末已也。心統性情。樂以養人之性情。故致樂所以治心也。易平易直不偏也。子諒與慈良同。謂慈祥豈惻也。油然生貌。生自然而生也。樂則心與理融。安則身與道一。所謂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者也。久久而不息也。天者具於身而中和之體備也。神者顯於事而時措之妙行也。不言而人信之感於其德也。不怒而人畏之服於其神也。致樂治心之效如此。再言致樂以治心者也。言致樂所以治心而非徒聲容之末已也。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禮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致禮所以治躬。莊者外之齊敬則中之一。嚴縝密也。威宣著也。致禮治躬之效如此。然樂養其中而未嘗不違於外。禮制其外亦卽以養其中。其

致一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音洛易音異和樂、即易直子諒也。鄙詐易慢、非心之本然。惟心之本體稍有間斷。則鄙詐易慢之心忽然而至。是若自外入焉。此所謂人心者形氣之私也。禮樂之不可斯須去身者如此。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易音

異。樂者、性情之本然。故動於內而至和。禮者物理之當然。故動於外而至順。致樂治心則內和。致禮治躬則外順。內和見於顏色。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弟與爭矣。外順動於容貌。嚴威則民不敢易慢矣。易直子諒之氣睟然見面。所謂德煇也。承聽者從其德也。動容周還中禮。理發諸外也。承順者順其行也。德成於君子之身。而觀感之效如此。然則一治天下之道。又安有外於禮樂哉。

右第十八章 言君子致禮樂以自脩。其工夫效驗如此。即前章德成而上行成而先以有制於天下之意也。篇內之言禮樂。凡三本於君子之身。至此章而語益親切矣。然則古樂雖不可復聞。而致樂治心之方其亦可深思而自得也歟。○首章言樂以和聲。禮以道志。而此章言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者。聲和則可以養心。而禮以範躬。斯志有定

守也。禮樂本非有內外之殊。故下章又合而言之。○此章及下二章。吳本以爲樂化篇。而史記以次於樂爲大焉之下魏文侯章之前。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則樂之樂音洛。○蒙上章而言。禮制外以養中。其事收斂檢束。故減。樂由中而達外。其情發揚暢遂。故盈。禮樂之體段然也。禮主於減。其體嚴矣。然必本從容不迫者以進行之。進則禮

皆出於自然而可觀是以進爲文也樂主於盈其情
和矣然必自優游平中者以反抑之反則情皆不失
其節而可法是以反爲文也禮減而不進則飾文似
以強人而情意沮索樂盈而不反則聲色祗以導欲
而禮度縱弛故禮非一於減也禮本於自然之理有
以濟其減者矣樂非一於盈也樂自有當然之節有
以反其盈者矣禮有報樂有反要存乎人之自得焉
由進行者而得其自然之趣則於禮無勉強之樂而
有循理之樂自得其本然者而合乎當然之則則其樂皆
天理之安而無人欲之危盡禮之報卽樂樂之反卽
禮分之則有二體其本則祗一源猶陰陽之一氣故
日其義一也夫禮樂皆本於天理初非有過不及之
偏而或放或銷則行禮樂者之病非禮樂之病也然
則先王之作樂豈所以縱欲而制禮豈所以強人哉
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
之問便得性情之正

右第十九章上章言致樂治心致禮治躬是禮樂有內外之殊矣然以禮治躬。要必其以和樂之意將之。致樂治心要必其以檢束之意持之。及夫禮得其報則義理莫非性情樂得其反。則自然和順於道德。是內外本非二致也。篇中第三章始言禮樂皆得謂之有德。以後遂禮樂竝言。至第七章而一合。言禮樂之本於天無二道也。第九章又以禮樂竝言。至第十四章而一合。言聖人之制作無二事也。十五章復禮樂竝言。至此章而又合之。言君子之以禮樂自

脩無二致也。有報有反，則禮樂皆得矣。學者知禮樂之爲二。而又知禮樂之未始有二。則其於禮樂也亦庶幾矣。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夫音扶樂也樂必之樂音洛。性術性情心術也。變動也。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

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耐音能無

樂樂而足樂之樂皆音洛爲道皆去聲肉而救反奏音族○不爲道言無以引之於正也。樂而不反則亂矣。聲和而有節。故不流。文雅頌之文。論講其義也。不息不窮也。繁繁聲瘠猶簡也。廉峭厲。肉圓好也。方道也。言先王因人情而作樂。所以感人於善而不使之流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

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長上聲。比必二反。奏音族。○宗廟主敬。鄉里主順。閨門主親。而皆要於和。先王立樂以道和。有以感人之善心。而消其放心邪氣。故用之宗廟鄉里閨門。其效如此。審一以定和。審其風雅頌之體。各從一體。以定其音之清濁高下。以成一方也。比物以飾節。比之琴瑟干羽。以飾其音節也。審一定和。則和而有節。比物飾節。則節而得其和。二者合而樂成。是以聲足樂而不淫。文足論而不息。而曲直繁簡方圓節奏。足以感人之善心。而聽之者無不和也。上言先王立樂之方。言作樂之用也。此言先王立樂之方。言定樂之體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

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行列之行音杭○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故樂之聲容足以廣志意莊容貌正行列齊進退此所以道人於正而可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天地之命言天所賦於民者中者未發之性和者中節之情中和之紀言性情之範圍也不能免猶言不可闕言有樂以道之則和無以道之則流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夫音扶儕音柴○儕類也所以飾喜猶言聖人之所以樂喜足以和天下怒足以威

天下。所謂得其儕也。言樂而禮可該。言刑而政可該矣。

右第二十章 此章又言人情不能無樂。而無以導之。則不能不亂。故先王作樂以和之。所以終首章愼所感之意也。感動人之善心者。樂教之用也。審一定和。比物飾節者。作樂之體也。曰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卽所謂天地之序。天地之和也。曰先王之所以飾喜。則又本君子之身言之。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畏之。則又綜禮樂政刑而言其效。以終首章末節之意也。按此章之言。平易而該括。實以總結全篇。而正與首章相爲首尾。語意甚明。而舊說乃與上兩章聯合爲一章。以爲樂化篇。且篇章錯亂不精甚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贛貢同。好去聲。斷丁亂反。夫音扶。○師乙、樂師名。乙。詩歌以理性情。故因其性情之所近。與其所偏。而聲歌各有所宜。執猶擇也。寬靜柔正者。或失則疎。須深遠而縝栗所以輔其正。靜而濟其寬柔也。廣大疏達而靜信者

或失則僻。大雅和正而篤敬，所以輔其靜信而濟其偏。大疏達也。恭儉而好禮者、或失則拘。小雅恭和而寬厚，所以輔其好禮而濟其恭儉也。正直而靜廉而謙者、或失則矜。風婉正而溫厚，所以輔其靜謙而濟其廉直也。肆亦簡略之意。肆直而慈愛者、失則寡斷，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失則徑行。故宜歌齊。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意與此同。直、直之之也。正己之情也。陳德、敷陳其德也。蓋言足以養己之性情而輔翼吾德也。天地之氣、卽吾之氣。天地之心、卽吾之心。故中和之氣動於己、而天地應之。自然之效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

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識音志又如字斷丁亂反○此申上文宜歌商歌齊之說孔氏曰宋商之後此商人謂宋人云莊陳氏曰保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隊音墜中去聲說音悅○如抗以漸而高也如隊以漸而平也曲歌之轉換處也如折便易而不帖懘也如槀木謂然之意倨方曲句圓曲也端兩聲相續前後之端也纍纍如貫珠相

續不絕也。說之感物而動也。因上文而言歌之法。亦優柔平中之一端。而平氣體養性情之一事也。說之故言之故聲歌各有所宜。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性情與之化矣。故歌者所以直已而陳德也。子

贛問樂此古人題於策後以識別篇章者。今直以爲衍文可也。

右第二十一章篇中統言樂。而此章專言聲詩。蓋因上章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之言而引此也。其實聲詩即樂之體。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所以爲樂也。故此章畢言詩歌之宜。亦以補篇中之所未詳。而其言愈平實矣。今之樂經雖亡。而詩則尚存。好古者苟有直已陳德之志。則由此章而進求之詩。而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以平德性而化氣質。其去樂也應不遠矣。

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頓放處。思去聲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有理義而後有器數。理義本而器數末也。然理義即器數而寓。無器數。則義理亦虛空而無可實據矣。故就後學者而言。則器數又義理之本。猶小學為大學之基也。禮樂器數之亡。朱子不勝三歎。而今人動輒高談

樂理乃輕蔑器數爲不足考嗚呼此禮樂之所以終亡也夫

完

樂記或問

或問樂記一篇之旨。曰樂記大旨。不外愼所感三字之意。蓋人心體用不外感寂二端。方其寂也。一理涵於太虛。無善惡邪正之可言。及物之所感。順逆互投而心之感於物也。亦因以百慮殊途而不可勝紀。感應之交。有相得不相得。而七情以分。應物之情。有理義形氣之分。而邪正是非異矣。然感寂非二端。體用不相離。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則所以養其中。則

感之不可不慎也。人性不能無動於感。此由中應外之理也。慎所感以養於正焉。則制外養中之道也。曰慎所感之必於樂何也。曰人心之用也。不外視聽言動矣。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咏歌也。身之舞蹈也。皆天性也。然天理之心微而難見。而聲色之感動則易流。得其天理之正。則視色聽聲咏歌舞蹈。何莫非天理之存。一動於形氣之私而不知自反焉。則聲色之流。乃或至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情之發於聲

色者既有邪正之殊而聲色之感人也又相與屈伸往來於無窮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以正感人而人胥化於正也妖淫以導欲愁怨以增悲以邪感人而人亦胥化於邪矣先王知聲色之迭感為無窮也於是定為淡和中正之聲容以養人之耳目而感其心使咏歌舞蹈之以與之俱化而妖淫愁怨之音則放之使不得接焉是先王慎感之道也曰然則篇中又以禮竝言何也曰禮樂政刑其致一也樂之節即

禮。禮之和卽樂。禮不和。不可爲禮。樂不節。不可謂樂。篇中所以每合言之也。然則其分何也。曰、以其和言之謂之樂。以其節言之謂之禮。如子盡其爲子。父盡其爲父。此禮之節也。子子則孝其父矣。父父則慈其子矣。是樂之和也。曰、父慈子孝。何當於聲色歌舞也。曰、人非貌言視聽。何所爲物我之交。聲色歌舞之外。又何所爲慈孝哉。故下氣柔聲。所以樂親之耳也。愉色婉容。所以樂親之目也。動於己之心志貌言。感乎

親之耳目心思樂之所爲統同也何莫在是曰若是則自盡其別異乃有以統同禮先而樂後矣而篇中又每言樂從天禮從地樂著始禮居成何也曰先樂後禮天之道也先禮後樂人之道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矣父子兄弟一本而分是以其情之摯也要惟各盡其分焉而後情有以相洽則人道之當然也自同而異謂之性自異而同謂之教和則序矣序則和矣曰然則禮樂皆性情之德

耳。而作樂必本於律呂何也。曰、是天地之太和之所自然而著也。氣化之於物也。雜然流形。而物物之相値也。要必有相得而合者存。律呂之於聲也亦然。人之爲聲和順而中正。則其應乎律也亦必舂容而順序。其或憤疾愁怨淫泆流蕩。則其於律也亦必陵節而無序。且姦乎本宮而濫及他律矣。是以聲之合律也。此人之聲與天地之氣自然而相應者。無待於强也。先王審律以定和。則定爲淡和中正之音以和民

聲以養於正而使之毋即於淫也曰聲則然矣而色之於律也何居曰亦莫非此理也五色分布於四時律呂還應十二月其錯綜雖不同而相得有合之理則一致也○問樂經二十三篇今存此十一篇其餘十二篇者先儒汰之與抑即於遺亡與曰漢晉六朝之間古書之復遺失者甚多不獨樂經也而樂經則尤其易至於遺失今觀樂經所遺篇名曰奏樂者是蓋古琴瑟笙磬節奏之譜也曰樂器則琴瑟鐘磬凡

器之制度也曰樂作。則教人作樂之法也曰說律。則十二律相生相用之法。規徑長短之準也曰招本。招頌。蓋韶樂之遺。韶招古字通用是其篇蓋多有譜無文如曾鼓薛鼓之類。卽其有文字。處亦瑣碎不可讀。故儒者不能傳。樂教之亡。不惟秦火之咎矣。其意始樂穆樂道樂義諸篇。則未敢懸揣其義。季扎篇。蓋卽左傳所載觀樂之語。竇公篇亦無可考。要之有遺忘。非簡汰也。當日成周制作。樂備六代。自有全書。漢初制氏劉

氏及河間所得。已不過千伯之什一。今又并其什一

而忘之。亦可惜矣。然遺書不多。則二十三篇之目。殆

漢儒分章名。題且有失本意者。未必所遺之舊也。孔

氏謂此取十一篇合爲一篇。吳氏又謂此只刪取要

略。而非十一篇全文此固無從的考。但司馬遷作樂

書。彼在武帝時。采取已不過如此。今玩本篇。則前後

一氣。中間有分有合。有捭有束。有伏有應。脈絡通貫

義理淵微。乃不比之求而必爲斷截區分。前後錯寘。

自某至某爲某篇。謂自首至王道備矣爲樂本篇。一自樂者爲同至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爲樂論篇。二自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爲樂禮篇。三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至先王著其教焉爲樂施篇。四自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至是以君子賤之也爲樂言篇。五自姦聲感人至有制於天下也爲樂象法篇。六魏文篇。八賓牟賈篇。九自樂者動於內至可謂盛矣爲樂化篇。十師乙篇。十一或分人生而靜以下爲樂情篇。七正義則樂本第一。樂論第二樂施第三。樂言第四。樂禮第五。樂情第六。樂化第七樂象法第八賓牟賈第九。師乙第十。魏文侯第十一。史記序次。又與此不同。　及按其所命篇名則又有未甚親切者。不亦泥古之過乎。蓋劉向所得之二十三篇。誠未知與此合否。而此記則自

成二篇無勞附會就本記玩之意味已無窮所恨器數之亡不必憾此篇之少也故正義所分及州盧所定皆不敢云○問此篇立言之節次可得而詳言之與曰首章言樂之本由人心之感於物而先王作樂則所以慎所感而同民心所以總起一篇之意次章言上之所感者有乖和而民之所應有安樂怨怒哀思之異故審樂可以知政而人君不可不慎所感也第三章言惟君子能審音知樂故反躬自脩以立禮

樂之本。然後制爲淡和之樂以感人心。即首章同民心出治道之意也。第四章復言性情之德。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惟所感之不愼。則其流將至於窮人欲滅天理。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節。則好惡平而人道正。此又即首章之旨而詳言之也。第五章。則承第四章而言先王制作。成功所合。與天地一。第六章。又承第四章而言先王制作。效法所本。原於天地。第七章。又承五章六章之意而深贊之。見禮樂非有兩事。以通結

上六章之意自首章至此爲一段皆言禮樂之本原所以明先王制作之由也第八章言聖王作樂本其所自樂者而廣之天下因舉六代之樂以見樂之所著即德之所存蓋亦即首章慎感之意而將以本之君身言之又以起下六章也第九章言先王以禮樂爲教所以法天出治而使民象德第十章承上章而言先王稽度數制禮義以盡制作之詳所以感人深十一章承前章而言先王反情和志比類成行以立

制作之本。所以移風易俗易。十二章言樂必本於德。不可爲僞。十三章言德之形見於樂。足以化民。十四章。又合禮樂之體用。而推言其化成之功贊助天地以通結上六章之意自第八章至此爲一段皆言禮樂法度之詳。本身之德。所以詳先王制作之實也十五章言禮樂有本末精粗之體。而其成於人也有德藝。行事之殊。蓋將以學者之事言之又以起下四章之意也十六章子夏論古樂。十七章孔子論大武。皆

寄於器數聲容之中。而自得於器數聲容之表。所以爲賢聖之於樂。而非童子有司宗祝瞽矇所能與者。十八章言君子致禮樂以治身心。則德行之所以成而由本身加民。又盛治之所從出也十九章又合禮樂之體用而言其本原之一致。以通結上四章之意自十五章至此爲一段。皆言禮樂有本末精粗。而君子淑身。貴得其形上之理。所以詳言學者節禮和樂之功也第二十章。復言樂本乎人情。以申先王作樂

之旨。二十一章。又引子貢問樂。以申學者成德之事。是此篇之大凡也

問首章之說。曰。此章言樂之本由人心之感於物。物之所感有順逆而情之應物以成聲者亦以殊途。是足以見所感之不可不愼矣。故先王制爲禮樂政刑。皆愼其所以感民之道也。曰聲相應故生變。舊註謂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非與。曰聲至成方時。始有清濁高下。辭意相應。未便見其變也且

應字正從感字來。則可知是言聲與物相應非聲之辭意相應矣。聲相應。故生變。便是次節之意。次節乃承此二語而詳言之以起愼感之意。舊說失之。曰。哀樂喜怒愛敬之情。何得何失。曰。六者各有得失。此只以見情因物感。聲以情變。以見感之當愼耳。不以六情分得失也。問樂以和其聲。劉氏謂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是以樂來和民之聲否。曰。劉垓孫亦未見得明白。樂是情之不可變者。禮是理之不可易者。是

將那禮來感人。使人志有定向。將那樂來感人。使人聲無乖戾。如此說。方見是慎所感。

問次章之說。曰。此章言聲音之道與政通正以見感之不可不慎也。曰。政統禮樂政刑言。夫聲成文而爲音。音被管弦。而爲樂。是音樂固下所以應也。而又爲上之所以感乎。曰。人以感物而有聲。而聲又足以感人。屈伸往來。非一端可泥也。是故喜者笑。而聞笑者皆欲笑。哀者哭。而聞哭者皆欲哭。上之感下非一端

而樂爲易。下之應感非一事。而古爲者禮樂政刑皆感之具。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下之誣上行私。實上之新聲豔治必有爲之倡者也聲音之道與政通。又欲爲上者察於音以脩政。如下章所云。非只云政失而音慢已也。曰五聲之序相生之法。與五行不合。何也。曰五聲是個倒數五行之序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五聲之序卻是五四三二一也。其皆以宮定則猶五行之皆以土成也。曰律以定聲。律定則聲定矣。乃與政通。而有怙懘陵慢者。其

即律之亂與抑律雖有定而不足以正音與曰律之於聲有定而難定者也聲之應律者其常然琴絃大小有定綸琴徽遠近有定度而緊慢異調陰晴又變笙簧重輕亦有定律而調時又須點過是聲有不應律時也簫管之孔有定而吹之徐疾輕重失宜則音又變以人氣未和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哀意未平也周景王鑄無射伶州鳩知其心疾師曠吹南風知楚之不競隋文帝新樂成老樂工投器於

地此中感召於微有非律所能定者淺陋者不識也
曰怗懘與慢亦有不同否曰怗懘者障礙之意聲律
大概是和卻偶一二聲不合便怗懘若亂則此聲全
不肯應律如琴七弦有一弦全然不調也然不止是
不調有音甚好聽而實不合律者此更不易知慢則
五聲皆亂矣曰五聲皆亂便不成聲矣然則鄭衛之
音全不合律乎曰不如此說樂貴淡和八風從律其
聲便自淡和不和固不是正樂不淡亦不是正樂周

禮禁其淫過凶慢曰慢者舉甚而言不是不好聽郤是忒好聽忒好聽而無分際亦是不成聲比如元人北曲並用七律郤黜勻用上勻變徵是本宮所生以上爲變徵則非本宮矣已自越限南曲則黜乙用上又無和繆教坊譜合宮四商乙角勻繆凡徵工羽凡和繆變徵和變宮也又於近角收一聲曰上上亦變徵也又六清宮五清商共有十字南曲黜乙用上則止用合四上尺工五字也豈不徵角皆亂用上亂徵去乙無角況其逖成滌濫淫液流蕩煩聲遠節之間正非逐字定律所能限則此宮而姦於彼宮此律而濫於他律者多

矣至轉宮換調之間商徵之大於宮徵羽之大於宮商者又習以爲常而不知怪此不知用半律變律變半律之故如簫笛之變七調皆然非不悅耳也而所謂慢者正卽在此難爲不知樂者道也曰鄭衛之音以詩淫故聲淫與抑音之淫慢其不盡出詩與衛有桑中無桑間濮上又無其誌則小序之引此安知非附會與東萊詩記以桑中爲刺淫朱子駁之詩記其果非與曰詩之與聲是一是二人之情有偏著時雖歌雅頌聲亦怗懘此如情有

甚悲。而强犓人歡笑。只益增悲。則音之陵亂固不盡關乎詩。然此一時之偶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本末一致。未有詩不淫而聲淫者。亦未有詩淫而聲不淫者。入大成殿。必不爲淫褻態。演西廂劇。自難作莊重聲。鄭衛之慢正以其詩淫之故。所謂樂者情之不可變者也。閒嘗以桑中詩譜之琴。其聲柔輜嫵媚。恰如俗唱玉何郎銀紐絲之類。乃知審一定和。詩志於聲有不容掩者。今之全不知音者。旣惘然於

聲詩之辨而或且分聲詩而二之謂鄭聲之淫不在

詩以毀詆朱子則妄作聰明而無忌憚也

問第三章之說曰此章言樂通於政而惟君子能知

之故君子審樂知政而以禮飭身以立出治之本禮

樂之本既得於己則以其得於己者而制爲禮樂以

感民所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正首章愼所

感之意也曰知樂則幾於禮解者多云能知樂則庶

幾於禮此於文意似順惟應氏以幾訓察謂爲辨析

精微之意。然其意亦祇謂能知樂則能察於禮也。予之說卻又倒一解云。能知樂而通於政者。必其能察於禮而體於身者也。其必變於舊說何也。曰。知樂本難於知禮。非深於禮者。必不能知樂。謂能知樂乃庶幾於禮。是不察樂之精奧矣。故武林之說得之。然徒曰。知樂則察於禮。猶未知禮樂之先後難易者也。玩記一矣字。可見幾禮自據已能者說。蓋樂中所通倫理便是禮。禮爲天秩。人須是於天理上逐件看得分

明仔細然後聲入心通而得樂之所以和與所以慢之故若於倫理上先察之未審則如何可通之於樂而審樂以知政哉曰如此則亦日察於禮可矣必曰體之身何也曰非體之身則無以實知其理未可以云幾也曰既體倫理於身矣則君臣民事物皆得其道而樂自無怗懘矣又何庸審樂知政也曰惟其能時時省察乃是其能體之於身處若自以爲皆得其道則是不能體之於身矣試看舜何如人舜時之治

何如治。然必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汝聽。則此章所云自可識矣。曰知樂幾禮。便是禮樂皆得否。曰知樂幾禮以知言。皆得以能言。能得便是無不序無不和。此制作以同民之本也。

問第四章之說。曰此章言人之性情感物而動。物感無窮。而欲動情勝不爲之節則必至於大亂是感之不可不愼也。故先王制禮樂以人爲之節。禮樂刑政四達盡善不悖先王之愼所感也貴賤等。上下和。貴

否別而政均。則愼感之效。至於無怨不爭。則樂達禮行之郅功也。曰四達不悖。劉氏言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違悖。予之說。則云以四者達於天下而皆盡善無所違悖。不悖二字不當屬之民乎。曰然。此節祗言王道備。是祗就王者制作上說。未說到民之從之也。曰言禮樂之效。卻從爲同爲異說起。何也。曰原禮樂之盡善不悖處。以將言其效。故先言所足以致效之理也。不然。則貴賤等上下和之所以然處不見矣。

曰、仁義二句。陳氏以仁義爲禮樂之輔。其末是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道無更出於此者。奈何反以仁義爲禮樂之輔。此不知仁義禮樂者也。樂以合情。便是仁以愛之。禮以飾貌。便是義以正之。卽政刑亦都是愛之正之之事。如此二字。緊連仁義二句。作現成說。收上文樂文禮義好惡刑爵上截事也民治行。卽以收上文貴賤等上下和賢否別政均下截效也。雲莊於本節語脈亦且未審。曰、末節又從中出外作說

起。何也。曰、上節爲同爲異、合情飾貌。倘是就制作言。此言中出外作。必易必簡、則據自然道理言。無復制作之迹矣。以將言其效之臻其至。故先言其理與天地同也。曰、劉氏以情意安舒爲靜、威儀交錯爲文。子以和而節爲靜。嚴而泰爲文。何也。曰、禮而曰文。自易說。樂而曰靜。便難說。是當會其意矣。樂者情之動於外者也。馳於外。便不靜了。惟其由中出則靜亦靜。動亦靜。和而有節。故說是靜。靜便是坦易處。若動而失

其中之本然。便險陂去矣。禮本是靜物事。文非威儀交錯之謂。乃順理成章之謂。若說到儀文上去。則下文簡字直接不上。蓋禮而煩瑣拘急。便不文了。惟其順物之理而作。則從容不迫。故說是文。文便是簡能處也。易簡二字。實就禮樂說。不必言如乾之易。如坤之簡。劉氏雖未嘗說錯。郤少發明。大抵此節將禮樂都說到至處。曰、合父子之親一段。劉氏依本文說。謂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子獨取應氏說何也。曰、解

經須以辭意順適爲得。應氏說自是坦易。若如劉氏則委曲費辭。且此節皆言禮樂之效之至。不必又專以行禮歸本天子。樂自有樂之實。亦難說樂之達於天下乃天子行禮之效。

問第五章之說。曰。此章承上章易簡而言成功之所合也。同和。易也。同節。簡也。百物不失。和之至也。祀天配地。節之效也。祀天祭地。乃天地位之意。言祀天祭地以叶韻耳。非謂以此禮單去祭天地也。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二句。總收上四句。如此二字卽連明幽二句作現成說。言幽明之符合一理如此。則四海合敬同愛矣。合敬。卽上章四海之內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天子也。同愛。卽上章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也。殊事異文二句。又以禮樂之事理言。以起下文也。敬愛之情同。故明王相沿。而殊事異文。則事與時並名與功偕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物之所爲竝育竝行。而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道之所以不害不悖也禮樂亦此理而已然非聖人不能與也曰章末以明聖述作言何也曰明述只帶言殊非章意所重陳氏多作徵實卻沒要緊

問第六章之說曰此章承前章同異而言效法之所本也觀天地之和則有爲同之理觀天地之序則有爲異之理百物一本而化斯有相親之仁群物萬殊之別斯有相敬之義故聖人因天以作樂法地以制

禮也過制二句。卽前章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之意不明於天地之序和。故有過制過作之失。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情官。樂之所以合情。貌制。禮之所以飾貌。若夫以下。推之以與民同。則所以等貴賤和上下也。蓋序和之道。百世無敝而窮變通久。與時偕行。若徒沿襲成迹以爲禮樂。則末流之失。必至於樂過而憂。禮粗而偏矣。故非大聖之明於天地不能致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也。曰過作過制。劉氏意屬造

化言。曰有制作字。便是就人事言矣。劉氏云。如陰過則怠。陽過則亢。看他如字。亦是就人事言。但少發明耳。曰論倫無患。劉氏云。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辭足論而音有倫。故至和而無患害。子之說似活。曰只就訓詁言。則劉說似勝。卻不知拘在聲律上言樂。便失此章之旨。大概情質宜制。只就禮樂本然道理言。未涉詩律上事。上節言天地本然序和。此言人心本然之序和也。故論倫只是言行。至若禮樂之施

於金石以下四句。方是說先王之制作而用之民。則此所以與民同此字。正指情質官制言。謂推此以與民共由。正所謂節民心和民聲合情飾貌等貴賤和上下之事也。先王以禮樂感民。正要人皆論倫無患中正無邪。情質官制。又即在金石聲音祭祀之內。而方氏劉氏却謂情質官制。其義難知。聲音祭祀。其數可陳。故衆人所共知。則大失此章之旨矣。且情質人所同有之德。官制亦人所共有之情。非如他處說禮

樂到深微奧妙爲衆所不能知者記言所與民同分明說與民共由。非言民所同知也若情質官制竟爲民所不能知。則先王亦烏用是聲音祭祀虛文而謂爲禮樂之教哉。曰干戚之舞四句陳氏云干戚武舞。不如韶舞之盡善盡美。故非備樂。熟烹而祀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爲得禮意故云非達禮。此亦似重本之意曰。如陳說則全是偏枯之論。記明言禮樂不相沿襲。又奈何獨美血腥而薄熟烹。舜舞干羽於兩階。韶

舞何嘗不用干戚。蓋此節記意。與禮器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及郊特牲不可同於所安樂之意。都大不相似。記意以王者制作效法天地之序和。其所推以教民者。在於情質官制。而非徒干戚熟烹之末耳。熟烹非違禮。血腥又何嘗爲違禮哉。惟禮樂有其情質官制。而非徒干戚熟烹之末。故禮樂之文。帝王不相沿襲。苟徒以干戚之舞爲樂。則逐外所流。必至於褻以熟烹而祀爲禮。則粗迹所循。必至於偏。而皆忘其

情貿官制矣。故樂而無憂。仍是論倫無患禮備而不偏。仍是中正無邪。此旨雲莊全未夢見。曰、子謂上章及此章皆承第四章之說而申言之。意思固甚好。但上章禮樂之情同以下。此章干戚之舞以下。似覺又生枝節。曰、事與時竝。正是成功之與天地合。故樂備禮。推以教民。正見效法所本之精微。但舊註往往不得其意耳。

問第七章之說。曰、此章言天地之序和。即本然之禮

樂。而聖人之制作一天地之序和。是效法天地者。即還而贊助天地所以總結上六章之意也自節首至義近於禮。言效法所本。自樂者敦和。至天地官矣。言成功之合。天尊地卑節。申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地氣上齊節。申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皆言效法所本也化不時節。合上二節而結之見禮樂之相須一致也末節則復言成功之合與天地一。是先王之所以化成天下也曰天高地下二節。陳

訴言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自然之樂情。意皆屬天地言。劉氏言聖人法之則禮制行。法之而樂興。是以禮行樂興屬聖人言。二說意稍不同。子註似用陳意。然以義近於禮以上爲效法所本。樂者敦和以下爲成功所合。則仍用劉意何也。曰。正以義近於禮以上爲效法所本。樂者敦和以下爲成功所合。故禮制行樂興。當且就自然說。未及聖人之法之也。觀下二節記意可見。但近樂近禮二近字。劉陳俱未得其解。

曰天尊地卑節。陳註俱言聖人制禮取法於尊卑云云。是實就聖人效法言。章句獨且懸空說理。何也曰此只當如應氏說。觀結句云禮者天地之別。只就現成說可見且此節關入聖人制禮事。下節卻關不入聖人作樂事。即如本節首六句。可云聖人定君臣取法於天地。位貴賤取法於卑尊。至性命不同矣。則必不可云同性命取法於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況在天成象二句。其下直接天地之別。是原未嘗以取法言。

陳氏強填入衣冠旂裳等語。不已淺狹而徒添註腳
乎化不時節。亦尚是據自然道理言。故曰天地之情
乃遞以制作得失言。亦未是也。曰末節著不息者天
也著不動者地也。應氏意就天地之昭著言。子則云
天地之不息不動。聖人以禮樂著之。是禮樂亦天地
而已。此意自精妙。然則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亦是將
禮樂合到天地說。曰然。

問第八章之說。曰此只觀舞知德一句。是一章主意

提起德字為下六章發端而所謂德者即前第三章所言禮樂皆得之德是也舜歌南風自樂其德也作樂以賞諸侯廣德教於天下也又竝列六代之樂而釋之以見其皆德之所著也自此章以下下章曰行象德第十章以繩德厚十一章奮至德之光十二章德者性之端十三章樂終而德尊十四章達神明之德章章照顧德字則此章之旨亦可見矣曰夔之制樂豈專為賞諸侯王氏之譏無當與曰禮記一書雖

不盡醕。然要須虛心靜氣讀之。縱稍有說得不周密處。亦須先靜察其意旨所在。若確有所偏而且於事理有害者。是乃不得不辨。不可先橫已見爲貶毀也。石梁於此書多所辯駁。正論頗多。然未免有心少之則自不無過當處。况此篇尤其醕深。未容輕駁也。

問第九章之說。曰。此章言先王法天出治。因時施教而事爲之節。要必本身加民。然後爲盡善。所以承上章而起下二章之意也。首節至事不節則無功以天

道之必時必節。引起王者之教事亦必以時以節也
先王之爲樂三句。言樂教所以象德。豢豕爲酒一節。
言禮所以綴淫。故酒食者三句。總禮樂而言其旨。先
王有大事至皆以禮終。申言禮以綴淫之用。樂也者
至終。申言以樂象德之事。陳本吳本分章分節都未
是。遂至失其旨意。血脈不貫矣。章內雖教時事節竝
提。然教時意因上章六代之樂各殊其時而言。本章
卻是節事意多。綴淫而使之象德。皆以節事爲教也

曰、樂似難說節事。曰須道和而節。觀下二章樂之節事自見。

問第十章之說。曰、此章承上章而言感人深。先王作樂之事之詳也。民心無常。隨感而應。故音之所感有異。而民之應之者必術頓殊。樂之感人深者如此。故先王作樂。必本之以性情之正。又合之和氣常行。而後發爲聲容。以用之而感民。則民皆可以感於正而不流於邪。是先王之樂教也。所謂善則行象德者如

此。曰劉氏吳氏俱謂此章申言篇首音之生本於人心之感於物一條之義。今如子說、則與篇首樂本之意大不相似。此何以辨之乎。曰不難辨也。篇首言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原音樂之所由生。則心以感於物而聲發。故歷言心之所感者如此、則聲之所發者如此。心為本而聲為應也。此章承樂之感人深。而言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之常。是言心術無常。惟感是應、則惟音之所

感。而心術隨之以變。故歷言所感之音如此。則心術之變如此。音爲感。而心爲應也。其上下文意反復之間。亦詳味而可見矣。況首章言聲而此章言音。音則聲之已成文者矣。首章言哀樂喜怒愛敬。此章言思憂康樂剛毅肅敬慈愛淫亂。參差不盡合也。劉氏强爲分應。而以淫亂爲喜心之感。豈人情之喜。獨在淫亂。此尤其不可通者也。首章感字。說得廣。而應專以聲言。故其末節愼感兼及禮樂政刑。而於樂則曰和

其聲。此章感字專以音言。而應則曰心術。故末節專言作樂之事。而曰以繩德厚以象事行。舊註不察語脈所在。只略見文意相似。便一例混過。失之遠矣。曰然則章末二節之說。請詳言之可乎。曰末二節言作樂之事。今人恐難曉。然理自平易。所謂本之性情者。指大本之性中節之情言。乃樂之本原出於天處。仍指血氣心知而已者非也本之性情。是作樂大主腦。度數。指律呂言。禮義。則樂中所寓自非一端。如君臣

民事物之倫則寓於聲。雅頌之文足論不息則寓於詩。是皆制之禮義律呂之度數便是合生氣之和。制之禮義。便是道五常之行。陽陰剛柔四句卻專以合生氣之和言。四氣無不和於中。則發之自中節於外。至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則禮義之制亦無不合矣

舊說都看不融洽。至以陽陰二句屬生氣之和。以剛柔二句屬五常之行。尤無意義。曰如此說。則生氣之和合。而五常之行已無庸道而自道矣。又何必曰制

之禮義乎。曰不然。此須看使之二字。如律呂得乎生氣之和。人同此生氣之合。要須是稽以合之。否則亦有不和者矣。禮義卽五常之行。音律卽寓五常之理。要須是制以道之。否則亦有不由者矣。理氣非兩端。氣非理不和。理非氣不行。合和所以道行。而道行所以散和。交相爲體用也。稽以合之。制以道之。乃所以使之生氣和於中。而五常道於外矣。生氣之和。中也。天命之性也。五常之行。和也。率性之道也。體立而用

行。故曰、四暢交於中。而後發作於外者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曰、理爲氣主。而生氣之和乃屬之性。五常之行乃屬之情邪。曰生氣何以和。和處便是性之理五常何以行。行處則亦性之用矣。曰、舊說小大之稱以五聲言。終始之序以六律言。亦非與。曰、未嘗不是但宜推開稍闊。如行綴長短之類亦是。故且大概說曰、以繩德厚。固根象德以著教來矣。以象事行一層豈不多出枝節。曰、得之於心謂之德。見之於身謂之

行。措之天下謂之事。其實一也。象事行。即象德也。繩德厚以學言。象事行。以等言。繩德厚。以涵養性情。象事行。以指示禮義。立學。教也。立等。亦教也。要之。愼所以感人者而已。故樂觀其深。觀字當讀如觀卦之觀。

舊讀如字者非是

問十一章之說。曰。此章承前章移風易俗。易而言先王出身加民之本也。夫以世亂樂淫。而感之者遂滅平和之德。聲氣感應之理。其固然矣。以姦聲感逆氣

而淫樂興則風俗必移易於不善以正聲感順氣而和樂興則風俗其必移易於善矣是感之誠不可不慎也故君子知所感之本而必先慎之於身焉反情和志比類成行使本於身者皆正聲順氣然後本已之正聲順氣以著爲和樂斯風俗無不移易於善而天下皆甯矣蓋風俗與化移易而德必本於君身樂行而民鄉方以君子之德爲之本也首節雖以禮樂並言然意止主於樂慢易犯節二句皆以樂言觀上

文總以其聲二字領之可見舊以慝禮言非也廣則容姦。陳莊大則使人容爲姦宄。一容字甚不妥貼。感字或作慼。固自可解。然不如直用本字解。要自有味。雲莊作感傷說。亦自不穩。曰此章小大終始與上章解又異。何也。曰亦只一般。但上章所指該括。此則確就樂音言耳。曰上章言心術隨感而變。又言繩以德厚。以象事行。何不可言移風易俗。此章亦言感應以類動。又何不可言感人深與。曰惟其感人深。故移風

易俗易。事理本非兩截。但感人深就樂言。故上章止言作樂之事。立之學等。亦方是以樂感人。未及其效也移風易俗易以效言。故此章推到天下皆寧。其言樂行而民鄉方。亦是言其效也。樂之感人以音。故上章專就作樂之事言。風俗移易要本君身。民不從令而從好。樂不可為偽。故此章必本以君子之自脩所謂樂者聖人之所以樂也。故分承而各有所主也

問十二章之說。曰。此章申言樂之必本於德也。曰氣

盛化神。劉氏以天地之化言非與。曰氣盛卽動四氣之和。化神卽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易。通章就樂言。何獨此句又摻天地來說。

問十三章之說。曰此又申言德之形見於樂也曰陳氏吳氏之註何如。曰陳註似無可是非卻沒發明其云以之爲己則和而平云云。則全無著落。不知其所謂以之者是以個甚。吳氏承註疏之說。以此爲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則又未免雲莊之駁矣。陳氏曰舊

說以再始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說久矣蓋此特通論樂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為莫大於戰伐哉　蓋此二章皆正義所區分為樂象篇者而草廬宗之亦可見舊說篇題之不足據云

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合禮樂體用而推言其化成之功贊助天地以終前象德綴淫法天出治之意也曰樂施禮報如何是以用言情不可變理不可易如何是以體言曰樂生反始章德報情其用動也不可變易統同辨異其體靜也曰樂施禮報馬氏應氏之

說無可取邪。曰、馬氏以陰陽言。應氏以氣象言。亦皆有當。愚說自可包得眾說。馬說應說郤掛一漏萬耳。曰、所謂大畧一節舊以爲申言禮報之意不可通與。曰、與上下文全不倫類。何得曲解。不如闕之。曰、情不可變。劉說何如。曰、道理本不錯。郤嫌費辭。蓋情本是同。理便有異。但情以多變而流。便不同者有之。故情之不可變。所以統同也。事以動賾而差。便每至混去。故理之不可易。所以別異也。只據現成道理說。意方

醒齋曰、窮本知變、如何是合體用言、曰、窮本知變、便是樂其所自生、著誠去僞、便是反其所自始、此都是禮樂之大用、而其所以窮本知變著誠去僞者、則以統同辯異而不可變易、禮樂之定體足以管乎人情也、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則又統同別異之本原處矣、曰、窮本知變、如何是樂其所自生、曰、此知字當訓主字、如乾知大始之知、本、性也、變、情也、窮本知變言盡其大本之中、而爲酬酢萬變之主也、盡其性而

順以達之。是樂其所得以生者也。著誠去僞。猶所謂閑邪存誠。誠者得於天以生之實理。去僞而著其誠。是則反其所自始矣。劉氏理同氣異之訓。實未得其旨也。曰、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陳氏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之理。是以法天言。予之說直以位天地言。曰、記文自是現成語氣也。天地訢合以下。則又就天地本然言。末復結言其與樂之道同歸一致也曰、如所云。則自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下至此語脈

一貫皆之分篇命題俱未當矣。曰豈獨此也讀古人書祇以理之是非爲斷。纔是論世尙友非必盡泥舊說。亦非故意不依舊說也

問十五章之說。曰此章於禮樂中分出有個上下先後。見學者當有以成其德行。而不徒器數之末。又以起下四章之意也

問十六章之說。曰此章引子夏之論樂。即示人以學樂之道也君子聽古樂。而語而道古。以脩身及家平

均天下此即德行之成而上而至於聽音亦必且有以合之若聽其鏗鏘而已則不定以語樂矣曰弦匏笙簧會守拊鼓非待擊拊鼓而後作與曰拊鼓以節樂非以起樂雲莊只因先鼓以警戒而有此說非也凡作樂皆工歌（堂上）笙奏（堂下）皆逐字金始（編鐘）石收（編磬）拊鼓居中爲節（堂上拊堂下鼓然堂上亦有鼓而堂下則無拊拊之用如今拍板堂上樂博拊之間有朔鼓倡而鼙應之堂下樂以晉鼓爲節晉鼓之間有鞞倡而應鼙應之句終皆播鼗以接續之詳見末卷）今人多不識也曰古註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

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子不用其說何也。曰、紀綱祇是法度字。詩云綱紀四方。又曰之綱之紀。若作三綱六紀說。如何可通。且有善有尊等字。分押殊牽強。夫紀以附綱分目。卽以三綱爲綱。亦何必更求六紀於三綱之外。曰淫志溺志。言音而謂之志何也。曰、詩是樂的骨子。志又是詩的骨子。故音之濫。由志之淫也。鄭詩多淫。豈朱子私見哉。曰、醫書有鄭音之病。豈病者亦淫志與。曰、病鄭聲者。多

是邪慝所惑。或痰淫所所壅。如何不是淫志。然風俗與化移易。豈限鄭地以淫志。鄭聲淫者。周末失政時耳。醫書鄭聲之語。亦後人附會也。曰好濫燕女亦有微別否。曰豈無他人。豈無他士。叔兮伯兮。駕予與行。俱見好濫。景臠衞雖淫。又頗忠厚。如靜女氓蚩木瓜。郝自見趨。數語氣齊之傲僻。於詩尤易見。燕女則安於所私而已。卻不至於濫也。

問十七章之說。曰此章引孔子之論大武。亦示人以

學樂之法也問樂而知古人之德業所謂於是語也因樂而考古人之事行所謂於是道古也脩文偃武知孝知臣知敬知弟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於是乎備矣是德行之所以成而上而非徒習其聲容也曰孔子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則賈及時之對亦未是曰此對亦不全不是泰誓曰時哉不可失蓋發揚蹈厲是象太公之志而其已蚤處則亦自有及時之意賈之對只非武坐句是說錯曰聲淫及商舊說

謂武樂中有貪商之聲。是武王貪欲天下。故取之也
子則以商爲宮商之商。何特見與。曰以商作殷商解
此甚不通。夫聲音何所指實而見得爲貪商。若說詩
中有貪商語。則又說不得有司失傳之過。如聞人彈
琴。曰琴中有殺聲。可也琴中有思慕聲。可也今却曰
琴中欲殺某某。琴中是思某某。得乎。經生家白紙談
樂憑空說向元妙。卻未嘗按之器數。審其聲音。終底
成隔壁賬。此朱子所歎爲失所本也。曰聲淫及商。既

聞命矣。然則商亂當云陂。而云荒何也。曰、又不必如此泥。商聲上近宮。下近角。淫液及商。要多是宮音之濫。則謂是宮亂亦可。要之聲近噍殺。則君志之荒也。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天子二字、或連下夾振之讀。引君執干戚就舞位爲說。似亦有據。曰、夾振之而駟伐。與分夾蚤進。大都是再成時事。若君執干戚就舞位。卻當在始而北出時。且將天子二字屬下句。則復綴以崇語便歇後。卽訓崇爲充。亦無義理。曰、使之行

商容而復其位。舊解只引式商容閭何如。曰此於行字卻解不去。式是車上式之如何說行商容。且使之二字。明是使人訪之矣。曰此一大段如何都是結言遲久之意。曰只見武王無心務武。不得已而後動的意思。

問十八章之說。曰此章言君子以禮樂淑身之事。蓋上二章示人即樂以窮理。此章則欲人實體禮樂於躬行也。就聲容器數以為禮樂。則禮樂有時而去身

曰不可斯須去身。則以其形上之道自脩而已。樂之理只是和樂。禮之理只是莊敬。窮致此和樂之理以養心。而不使有一念之鄙詐得以自萌於其間。如事親則愉色婉容必本乎深愛。從兄則授几奉杖必出以因心。此卽所謂統同之情。初時未便自然。只是鼓舞以行。務要自盡其量久之而天真日引日出。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自生。胷中自有一段要如是以自快自足的意思。而發之自無待勉强矣。凡事之出於

勉然者。必不能久。至於安則可久矣。久則天理日熟。而時措咸宜。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致此莊敬之理以脩身。而不使有一毫之慢易得以偶設於身體。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此卽所謂別異之分。外面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而無非僻之干。亦非期於嚴威。而嚴威自著矣。內和者。發乎性情之自然而不乖也。外順者。循乎物理之當然而不違也。此卽易簡之理也。瞻顏色而弗與爭。望容貌而不生易慢。靜而民信之矣。德

煇動於內而民承聽理發諸外而民承順動而民從之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所以有親有功也內和外順德成而上行成而先也平均天下則舉而措之耳

曰顏色亦在外邊而以承內和何也曰玩文意是如此分承蓋人於容貌猶可外飾而色卻難僞則色之根心尤切故顏色自內和上見出曰此章言禮樂似懸虛了曰致字亦須從器數聲容上推致來

問十九章之說曰此章合禮樂而言其本原之一致

也。禮主減。樂主盈。禮樂之體段也。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禮樂之爲用也。不進則銷。不反則放。用禮樂者之失也。禮有報。樂有反。體用之本然也。得其報。得其反。得乎身心之自然也。禮之報。樂之反。要歸於性情之正而已。故曰其義一也。舊說均無當。與曰各有得失。如樂之盈。因其自內達外。爲人心之所喜。馬說是也。劉氏以和順積中言。則樂德之成。非復以本體言。且下文亦不得云盈而不反矣。禮減而進以進爲

文。進者喜歡鼓舞以進行之意。若勉强拘束。則覺禮爲虛文矣。劉氏云貴乎行之以和是也。馬氏云勉而作之。則未得其意。且有語病也。禮有報。樂有反。以禮樂之本然言。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樂之爲體雖和。然莫不有當然之節。所謂有報有反。有者。本有也。非先王以禮濟樂以樂濟禮之說也。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以學者之有得於禮樂言。進行乎禮者。久則自得其和順從容之致。反抑乎

情者安。則自合乎優游中平之節。禮樂本無二致。非必以樂來和禮。以禮來節樂也。舊說多失之矣。曰。此章似可與上章聯作一章。曰。聯作一章自可。然上章自治身心推出功效。此章自分別處合到本原。故分二章各看。乃見意思明白。

問第二十章之說。曰。此復申首章慎感之意。亦以總收前十四章之意也。曰。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似好。曰。聲足樂。只宜如劉氏足以娛

樂淺看。乃有味。方說太深。曰。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方氏主八音五聲言。劉氏主律呂言。子之說甚略。何也。曰。方氏逐件分配。既多掛漏。劉氏以節奏爲止作。亦不可通。此只在聲音上大概形容自見活潑。曰。審一以定和。應氏云、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不二。守一以凝定其和。意似較深。曰。正爲不當深。且審一亦不是守一。劉註自確。曰。劉氏以樂在宗廟之中一節爲言樂以和禮。以志氣得廣一節。爲言禮之節樂。何如。曰

此誤蒙上章禮樂相濟之說而爲是解。不知此章全然不接上章也且樂中本有節在。何必強絆入禮說。是其於禮樂合一源頭全未見的。

問末章之說。曰此章復申學者以樂成德之事。因上章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而因專以聲詩言。實亦總收十五章以下之意也。

樂經律呂通解卷之一 終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遠多說矣。歷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司馬光劉凡揚傑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

會。駸淫之餘。謂魏漢津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

世之所未識。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圓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亦因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閒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

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迹即肆其胸臆妄爲穿鑿而無所依據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杷梳剔抉參互攷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其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辭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乎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受

韶典頒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辭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不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於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管弦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

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儽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嘉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